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七十八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野史家乘考誤上

國史之失職未有甚於我朝者也故事有不諱始命內閣翰林臣纂脩實錄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陳牘而已其於左右史記言動闕如也是故無所考而不得書國忸袞闕則有所避而不敢書而其甚者當筆之士或有私好惡焉則有所考無所避而不欲書卽書故無當也史失求諸野乎然而野史之弊三一曰

挾郟而多誣其著人非能稱公平賢者寄雌黃於睚
眦若雙溪雜記瑣綴錄之類是也二曰輕聽而多舛
其人生長閭閻不復知縣官事謬聞而遂述之若
枝山野記剪勝野聞之類是也三曰好恠而多誕或
割爲幽異可愕以媚其人之好不覈而遂書之若客
坐新聞庚巳編之類是也無已求之家乘銘狀乎此
諛枯骨謁金言耳雖然國史人恣而善蔽真其敘章
典述文獻不可廢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徵是非
削諱忌不可廢也家史人卑而善溢真其讚宗閥表
官績不可廢也吾於三者管豹耳有所見不敢不書
之以俟博洽者考焉

夫家乘是而疑譽者吾弗敢槌也野史非而疑毀者
吾弗敢救也其齟齬而兩有證者吾兩存之其拂而
覈者吾始從陽秋焉鄙人之途聽而誕者也纖人之
脩郟而誣者也則弗敢避矣

草木子餘錄言 高帝謂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
一少傅國璽一王保保未擒一元太子無音問分四
路出討至漠北大敗死者先後約四十餘萬人按北
征止用十萬人唯大將達小不利旋收兵回塞
枝山野記言洪武中御史與校尉同居官舍重屋御

史在上校尉在下欲其互相糾察按此時原不設校尉刺事

剪勝野聞言 太祖平僞周見周伯琦伏張士誠後問為誰對曰前元叅政周某 帝曰元君寄汝心誓乃資賊以亂耶伯琦皇恐不能答先迎三日大醉以酬其功後殺之按伯琦放歸里久之乃卒

又言司徒李伯昇先以 國情輸我師 帝以為佞臣命斬以示士誠野記言亦同按伯昇降後累遷中書平章洪武中乃卒

又言徐太傅追 元順帝將及之忽傳令班師常遇春不知所出大怒馳歸告上曰達反矣追兵及順帝而已之其謀不可逆也太傅度遇春歸必有變乃留兵鎮北平而自引軍歸駐舟江浦仗劍入謁帝時方盛怒宿戒閹吏曰達入慎無縱之達既入未見帝自疑有變乃拔劍斬閹吏奪關而出帝因使人釋其罪令內謁達不可帝不得已往視於舟中達因進曰達有異圖不啓今日雖曰晚矣然吾臨江鞠旅亦能撫有江淮顧弗為耳且吾之不擒元帝亦籌之孰矣彼雖微也嘗南御中國我執之以歸汝曷治焉天命在已知之矣顧達何人敢以自外上乃悅按常平章卒

於軍原無還京師又太傅所以得全者恭順耳此言
大誣

又言代王之母邳人也先是太祖嘗戰敗而奔投
代王母家王母曰爾某耶人言爾貴天子也因宿旦
辭去王母曰吾後有姪如何帝乃貽弊梳為質及
上卽位子且長矣因携子及質謁上上命工部草
設木宇居之不令入宮及代府成遂分封焉故王卒
得終養其母按王母惠妃郭氏與蜀郭二王同母且
王以洪武七年生天子且八載矣安得有微時戰敗
之事無稽不可信如此

太祖十王親草冊文以李韓公北征時唐之淳草露
布佳飛騎召之韓公原無北征也又十王冊時之淳
尚少父肅為應奉

雙溪雜記洪武八年相府變發覺由是始置三公閣內
以備顧問而丞相廢革誤也此時無內閣雖有大學
士亦非三公不叅機務又丞相廢在十三年

草木子餘錄言洪武十四年誅涼國公藍玉收黨四
萬餘人誅之初征雲南時諸將十餘人陛辭上與王
論兵呼諸將去三呼而三應玉舉袖一呼諸將盡起
上甚惡之所謂三呼不如一麾四萬餘人之命基於

此矣按藍玉之死在洪武二十八年又征雲南王爲左副將軍傅穎川爲大將此事甚妄

國初事蹟言廖永忠僭用龍鳳不法事處以死刑按永忠死後方事發唯不及卹典耳其子且襲爵皇

明世系謂太宗周王爲高皇后所生而懿文秦晉諸妃子非也革除遺事則謂懿文秦晉周王爲

高皇后生而太宗爲達妃子亦非也太宗與懿文秦晉周俱嫡出玉牒甚明

枝山野記言癸卯八月高皇與陳友諒戰彭蠡小卻郭威襄請以火攻勝之後宣武公子興射友諒矢

貫其顛及睛而死按國史止言友諒中流矢不聞宣武射也

野記言滁陽王後伏劍而死按以上爲孫德崖所留驚憂成疾卒卒後龍鳳主拜嗣子元帥張天祐與

上爲左右副元帥而天祐在前則王必不以權奪而死可見矣

客坐新聞言藍都督玉克雲南回就胡日星推數日星云公當封梁國公但七日中某與公同被難果七

日誅按藍玉破元兵後方擬封梁國公而以私元主妃事發改封涼國公又三年而誅不唯國封不同

與征雲南絕無關係

資治通紀言 太祖初生河上取水澡浴忽有紅羅浮來遂取衣之故所居名紅羅障實錄載瑞兆多矣獨不載此恐亦傳聞之誤高氏鴻猷錄亦因之又言朱文正貶廣東死非也文正後次實賜死於墓死時上未及取廣東

汪廣洋封忠勤伯劉基封誠意伯附於封李善長等之下非也原不同時封

六年黜丞相汪廣洋爲廣東行省叅政以柔奸怠政也後竟賜死按廣洋尋再入爲左御史大夫右丞相十二年貶以不言胡惟庸事遣人追責斬於路

鄭端簡於宋國公勝潁國公友德俱云暴卒例凡暴卒者俱賜自裁者也於曹國公李文忠獨書卒而曹公卹典至優厚其神道碑爲董倫撰云十六年冬十有二月王有疾明年春疾轉亟 東宮臨視明日上親幸其第撫悼良久翌日而薨偶見一野史云文忠多招納士人門下

上聞而弗善也一日勸 上內臣太多宜少裁省上大怒謂若欲弱吾羽翼何意此必其門客教之因盡殺其客文忠驚悸得疾暴卒余以爲不根之論及

弼嗣公景隆誥具言歷代貴戚之家保富貴者鮮以
其理道無知威儀不度由是束手而傾者有之不自
重而覆者有之其丁寧告戒幾三百言而未云前朕
姊子李文忠朕命居群將之列功至公位嗚呼非智
非謙幾累社稷身不免而自終又云今命爾從外孫
李景隆襲封曹國公爾其戒前人之失戒慎之母汎
言毋拘勢與魏國公徐允恭申國公鄧鎮誥絕異然
此誥在洪武十九年而十七年曹公贈王之誥又云
四夷來庭厥功居多小心勤慎始終如一其於甥舅
之親君臣之義能兼之矣豈以親故有所諱耶抑既
封之後始有所聞耶

震澤紀聞謂宋公景濂既以孫慎坐法累徙蜀之茂
州遇一僧問曰濂何以至此僧曰公豈嘗有愧心乎
景濂曰無之僧曰先生於勝國嘗爲官乎曰翰林國
史編脩僧默然公至夜乃自縊而死攷王忠文小傳
及鄭楷行狀俱云至正乙丑用大臣薦拜翰林國史
編脩自布衣入史館爲儒者之特選先生以親老不
敢遠違固辭會世亂益韜秘乃入小龍門山著書忠
文又言景濂足跡未嘗踰鄉里則景濂實未受官至
京師也若劉文成伯溫則舉元進士爲萬安丞江西

行省掾史江浙儒學副提舉行省考試官兩爲元帥
都事行樞密經歷行省郎中處州總管府判前後九
政矣今搢紳之論不攷本末輒以議宋公而於劉公
不之及人固有幸有不幸哉

又謂 太祖既有天下謂誠意伯曰汝既佐朕定天
下復有何術以教朕之嫡孫使守天下乎基曰有因
成一小篋而用鐵汁灌其鎖以授之及靖難兵入建
文君開篋而視則袈娑一伽黎一剃刀一度牒一曰
此劉伯溫教我也遂爲僧而遁按誠意卒於洪武八
年時 皇太子無恙建文僅踰歲耳何得預云云爲

嫡孫計乎

海鹽王文祿有明世學山尤怪誕聊錄其最無謂者
其一劉誠意少讀書寺中一異人每出神則一月後
爲僧所焚其人神返夜呼曰我在何處基知之開窓
應曰我在此神即附之聰明增前數倍天文兵法一
覽洞悟翊運爲謀臣之冠按此乃宋人真西山故事
也與誠意無與其二 聖祖賜劉誠意一金瓜令有急
則擊之一夕夜將半擊宮門乃開而迎之曰何也曰
睡不安思 聖上奕基耳命對奕俄頃報太倉災命
駕往救劉止之曰且奕 上遽起曰太倉國之命脉

也不可救曰請先遣一內使乘輿往遂如言回則
內使已斃車中 上驚曰何知以救朕厄曰乾象有
變特奏聞耳曰何人為謀曰早朝衣緋者是早朝西
班中有一臣衣緋命縛之即取袖中懸哨鴿放起鴿
已死袖中蓋以鴿為號起伏兵也其臣姓名忘之劉
誠意影神有童子持金瓜隨侍即 上賜也按夜半
開門奕碁尤近於戲行狀家錄不載金瓜之說而誠
意未卒之前惟一邵榮反耳其三刑部尚書開濟
上一夕謂濟曰朕欲燕上天二十八宿濟曰臣意亦
然曰燕何品也曰昴奎用酪畢用鹿肉觜用根及果

參牛用醍醐斗井鬼用杭米華和蜜柳用乳糜皇用
杭米烏麻作粥張用毗羅婆果翼用煮熟青黑豈軫
用莠稗飯角氏用諸華飯亢用蜜煮菜豈房用酒肉
心危用杭米粥尾用諸果根作食箕用尼拘陀皮汁
女用烏肉虛用烏豈汁室用肉血壁用肉婁用大麥
飯并肉胃用杭米烏麻野棗列于二十八金卓 上問
何以知至否曰二十八金椅以紅綿剖鬆椅上至則
芒倒不至則芒不倒如濟言燕畢其二椅芒不倒問
曰二宿何不至也濟曰一宿 陛下一宿臣 上疑
曰卿欲作朕不難也後以事見法問曰卿聰明絕世

錦心繡腹且聞人心有七竅可見乎濟曰先剖腹風入無見也先斬後剖五內宛然剖之無見也 上曰濟死且誘朕真聰明也按實錄野史俱不載此事尤誕妄無疑其四 聖祖憫常開平無嗣賜二宮女妻悍不敢御晨起捧盃開平曰好手已入朝至回內出一紅盒啓之乃宮女手也開平驚憂入朝儀度錯愕上問之不敢對再三詰曰面色非昔豈謀朕邪開平懼盡吐其實 上大笑曰再賜何妨且入宮飲酒解憂已命力士肢解其妻分賜功臣上寫曰悍婦之肉開平回不見其妻驚成癩癩按開平有二子茂昇妻藍氏爲玉姊開平卒後封王夫人抑何謬也 胡惟庸謀逆陰約日本國貢使以精兵裝巨舶約是日行弒卽大掠庫藏泛舟入海事泄伏誅上後却日本之貢以此今紀殊不詳

馮勝之降納哈出永昌侯藍玉之功也鄭國公常茂以輕舉激變謫雲南大將軍馮勝數被詔切責今紀殊不詳

藍玉征西歸意望進爵時已封涼國公 上命加太傅玉攘袂曰我當爲太師何太傅按是時加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爲太子太師玉與曹國公李景

隆為太子太傅開國公常昇全寧侯孫恪為太子太保今紀不及

皇明紀略云潭王梓乃陳友諒遺腹子 太祖納其母後宮因生王之國長沙母語之故遂舉兵反 上遣徐增壽討之王抱幼兒繞城取銅牌書其上云寧見閻王云云舉火闔宮自焚 上大怒以妖星亂宮為辭盡戮宮人數千按譚王自焚固實但生於洪武二年距彭蠡之戰可十歲遺腹之說不辨自明

野記又言 太祖初見周伯琦參政問曰先生年若干曰七十五矣因贈詩先生七十五何不六十九白骨葬青山萬古名不朽按三朝野史載淮西閻夏貴歸元授中書左丞又四載乃卒人吊之曰享年八十三何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不應相同至此

都公譚纂言優人某 太祖令人投之江陰戒勿令死某濡衣而出帝問之若何乃歸乎曰臣下見屈原其言有理是以復歸問何言曰我逢暗主投江死汝遇明君莫下來按群居解頤載散樂高崔嵬善弄癡齊文宣帝令給事捺頭向水下良久問之曰見屈原云我逢楚懷王方投汨羅水汝遇 聖明君胡為亦

來此此亦附會之語也

傳信錄謂 高帝昺成建文卽位燕王來奔喪而不朝謂已叔父行也給事中金華龔叔安奏曰象簡朝天殿下行君臣之禮龍衣拂地宮中敘叔姪之情按玉堂清話杜審琦昭德皇太后兄自寧州歸 太祖太宗皆其甥也一日陳內宴於福寧宮太后臨席祖宗以渭陽之重終宴侍馬又前拜爲壽樂人致詞曰前殿展君臣之禮虎拜朝天後宮伸骨肉之情龍衣拂地然則傳信錄所傳亦附會也

谷府左長史劉璟傳邑人陳中州撰謂 高帝授璟爲閭門使金書除奸敵佞四字於鐵簡賜之令糾正百官不法者後遷谷府長史提調肅遼慶寧燕趙六府事鄭莊簡公亦因而筆之書吾謂此齊東野人語中州青田人誇大誠意伯家事而附會之耳金書鐵簡此優人彈唱宋八大王事也谷府長史豈有提調六府之理肅府在甘肅慶府在寧夏秦韓諸王之西安能遙制又時無趙府趙府 文皇第三子也吾不意莊簡之博洽而亦舛誤至此也

高廟紀汪廣洋傳言廣洋貶居海南舟次太平復遣使勅書云云廣洋得所賜書益慚懼遂自縊卒按高

廟御製文集切責後云今遣使斬汝首恐此爲廣洋
諱

枝山野記

高帝令宋學士濂作靈芝甘露頌賜酒

大醉歸爲孝孺言之頃酣寢方候夜深殊未醒卽爲
代製文比曉宋起趨朝愕然謂方曰我今日死矣方
問何故宋曰昨 上命作頌醉甚誤不爲今何及矣
上怒必賜死方曰正恐先生覺已具一草或裁定以
進可乎卽以文呈宋閱之曰何改爲亟懷之入朝

上迎謂濂頌何在宋出進之 上讀之曰此非學士

筆也宋又愕然 上曰此當勝先生宋叩頭謝臣實

以賜酒過醉不能成章門生方某代爲之 上曰此

生良勝汝立召見卽試一論五策方立成 上覽訖

復顧宋曰渠實過汝卽命面賜緋袍腰帶猶平巾令

往禮部宴命宗伯陪之復遣覘焉方據上席岸然

上曰斯人何傲因不留俾爲蜀王府教授語懿文曰

有一佳士賚汝今寄在蜀其人剛傲吾抑之汝用之

當得其大氣力按宋公以洪武十三年卒方君年二

十餘其上書試補漢中教授在公卒十餘年後此非

實也

翦勝野聞言 高皇帝下建業杖劍見金碧峰峰不

爲起 帝曰若知有殺人不眨眼將軍乎峰曰若亦知有不怕死和尚因問取吳楚策後閱廬山志曹翰屠江州以兵入崇勝寺僧緣德坐不起翰怒曰而知有殺人不眨眼將軍乎德曰若亦知有不怕死和尚乎翰大敬異之然則前羽勝所傳卽此事也

雙溪雜記言宋景濂洪武二年除學士十年致仕五品終身是時官制學士承旨正三品學士從三品侍講讀學士正四品景濂爲承旨致仕銜稱嘉議大夫卒後官制方改此言繆也

革除編年言 太宗初卽位日追封徐增壽爲武陽王按增壽初贈侯再追封定國公而止未嘗封王也

○皇明紀畧庚辰狀元胡靖卽胡廣廣與楊溥同與廷試初擬溥爲狀元而廣次之 上偶問今年狀元何人中官以湖廣人對蓋謂溥也館閣誤聞遽以廣爲第一按革除錄言是歲王良第一以貌寢故改用廣且使紀略所載爲真則文定何以不爲第二而在二甲耶建文於文事極留心不應孟浪乃爾

同年蔣評事勛言元末有翰林李承旨者徐太傳送至京上固欲官之不可乃命授太子諸王書承旨第一山人衣巾而日夜督責太子諸王業甚迫后怨之一

日語上曰李先生乞歸 上問何故恨米麓不中老
人口上曰此老乃不食我米放歸田後 太宗卽位
思之承旨已死召其子見不稱旨授行人司副今其
後有爲參議者攷國史琬琰不見李承旨事惟一統
志有李士瞻者事元爲翰林承旨楚國公子守成仕
國初爲檢討然士瞻不及見我朝末樂初以布衣李
繼昂爲春坊贊善講經歸猶訪以時政宣德初用輔
導恩錄其子又西亭中尉載邳縣李希顏 太祖爲
諸王子擇師用廷臣薦手自爲書徵至京師 命詔
大本堂授經諸王有弗若教者以管擊其額帝撫而
怒以 孝慈言而解累授左春坊左贊善大夫末樂
初引年歸 詔復其家疑蔣所傳卽其人也一統志
亦載之第言在講筵不言至末樂初始歸又贊善大
夫亦非洪武十三年以後官蓋中尉所傳若合希顏
繼昂事而一之者也

王比部可大者南京人言魏國公達夫人妬而酷數
辱公弗許置媵妾 上賜宮人二先後逼責之得疾
死一日魏公方謁上見其色不懌曰得復爲嫂所毆
乎公謝弗敢隱上笑曰此易事耳因留魏公飲而密
勅二健璫齎銅櫬往宣勅擒夫人中門左碎腦埋土

中上建一觀音齋室魏公酒罷歸室成矣因秘不發
喪予初駭其言無所經見後攷御製神道碑記其門
閔子女甚詳獨不言娶某氏又進封曾祖母母俱王
夫人獨不封妻則可大言似亦有據也姑志之以俟
考二十年復追封謝氏爲王夫人恐亦未可信

客座新聞言曜州張統字某有學行尚氣節國初以
人才詔赴京師初試部職建文時歷陞雲南布政永
樂初召回臨行與妻子曰吾荷先帝知遇起在草

野一旦叨此重名今國事已移去則何爲惟一死以
報國也偕至鍾山下有深淵名龍潭張乃沐浴具冠

服向淵慟哭再拜投于潭而死其妻與二妾四子見
張投淵皆大慟繼以家僮及隸卒各二人咸慟哭云
相公娘子輩皆爲國亡我輩不爲相公而死乎亦把
臂連死于澤於戲千載之下孰謂無田橫者乎按張
統洪武末以雲南左布政召回拜吏部尚書初謁
太宗賜勅慰諭最後乃經於後堂耳

文廟是蹇夏三楊諸公手筆於方孝孺等直著其抗
命之跡可也乃曰孝孺叩頭乞哀上命執之下於
獄嗚呼是何心哉議者專罪楊文貞恐未必盡出文
貞手故國史

開國功臣錄言長興侯耿炳文援真定陣亡高氏鴻猷錄亦因之按成祖卽位後有勅諭各鎮大將復任炳文在馬未樂二年禮部言炳文家用龍鳳服飾帝曰先帝老臣亦爲是乎速改正之則炳文非陣亡者

資治通紀言永樂二十二年置公孤官太師太傅太保正一品少師少傅少保從一品按此官洪武舊設品祿俱在大明令非仁宗始置也特自永樂久廢之後初以加大臣耳

玉堂漫筆言鎮遠侯顧成卒贈夏國公非夏也夏上少一畫當作虜音讀余爲比部郎漫以問今侯寰而不能對謂侯家紈袴忘之耳徧考廣韻玉篇洪武正韻皆不載此字豈陸諒博別有據耶然贈國大典寧有舍洪武正韻而巧爲字者好奇之士不諳典章乃耳不足信也

陸深又言太宗朝鎮遠侯顧玉非也顧名成永豐劉子欽由省元至會元亦非也是歲會元楊相

客坐新聞言蘭溪邵都御史玘舉進士爲御史值兩浙巡按闕推舉皆不得人上卽呼邵玘堪差辭以浙人不當往上曰以卿浙人知浙中利病特命卿耳仍

命御史一員協處按邵公墓銘嘗按江西廣東福建而不言浙江此誤也

枝山野記言 太宗一日命左右至文淵閣覘庶吉士講習否令一一記其動靜比報各有所事惟子欽袒臂席地酣睡蓋時初飲罷子欽被酒竟入夢耳

上命召至謂曰吾書堂爲汝臥榻耶罰去其官可就工部爲辨事吏子欽略不分訴遽謝恩起而出外至邸卽買吏巾絛服之步入工部跪于庭尚書見之驚曰劉進士何爲爾特起迎之子欽曰奉 聖旨命子欽爲本衙門吏尚書不敢答子欽便登堂侍立與傍

羣胥等偶少頃 上又命一監入部覘之還報云云上歎曰劉子欽好沒廉恥更令召來子欽至猶吏服上曰汝好沒廉恥令左右還與冠帶歸內閣着讀書子欽又無言遽起謝恩出具冠袍還閣中卽一日間也客坐新聞則言是吉水羅公名汝敬未樂初爲翰林庶吉士時亦好奕一日 上賜問失其奏斥爲刑部吏 上使人覘之羅具吏巾服侍立于堂有使復上曰羅汝敬如何不在衆不敢諱奏對如故 上怒斥刑部爲隸卒羅又復具巾服執杖列階下 上又廉知召至改刑部主事歷陞工侍云此二事殊相等

疑必有一譌

傳信錄言我朝宣宗章皇帝乃建文君之子也云

云不可筆末又云太宗既以宣宗爲太孫未嘗明

言其爲建文之子而宣宗年幼失所恃亦不自知其

身所自出自後而英宗獻宗而孝宗以至于今

上亦皆不自知其爲建文君之孫也此事殊誕妄可

惡夫壬午之後吳王諸弟悉幽死尚有多幽沒豈有

幽彼而獨與此者乎又仁宗崩後宣宗始至京

漢王未嘗入臨文皇入金陵時宣廟已五歲今

云二三歲其書出梁億宵人妄談不足存也

傳信錄言文皇一日召解縉至便殿屏左右問曰

漢王英邁類我太子不如也於汝意何如縉曰太子

守成主天下之本豈可輕動文皇默然縉出遇太

子謂曰陛下愛漢王殿下恐不得久在東宮矣太子

憂甚明日遂投井左右救免文皇聞之召太子問

曰我初無以庶易嫡之說汝聞之誰耶對曰解縉言

之耳文皇怒遂置縉於詔獄久之掌衛事指揮某

請曰縉久在詔獄實無大罪願陛下赦之文皇大

怒曰朕以彼爲死矣乃在乎某知上必欲殺之既還

遂召縉出獄對之流涕飲以燒酒既醉遂埋於堂下

雪中頃刻而死按解公初以泄其語為漢王所訴出
為交趾叅議又三年請鑿章江水忤 旨下獄久之
竟以舊憾益死今言太子投井隨即下獄大誤

海涵萬象錄言舊制無巡撫侍郎等官宣德中吏部
止有蹇義尚書侍郎又缺後蹇奏保文選鄭郎中誠
陞右侍郎本部趙郎中新事蹇媚且又因缺望日言
於蹇曰鄭誠做得趙新如何就不得蹇欲奏難於衆
論久之假以巡撫各處為名保陞十二人為侍郎趙
得與列巡撫之名自趙新始按尚書侍郎巡撫起永
樂十九年又趙新陞侍郎在鄭誠之先今以污蹇公

甚無謂

雙溪雜記言永樂間胡廣等所兼不過左春坊大學
士是時殿閣大學士不設已久非也是時胡廣楊榮
金幼孜俱兼文淵閣大學士

菽園雜記正統間楊文貞公自江西還朝所過府州
縣餽送一切不受耿清惠公時為淮揚益運使餽雞
四翼麪一盤楊公受之且携手而行其激揚之意默
寓於交際如此先奉直公時客淮揚親聞其事按楊
公往返展墓錄雖一驛丞相見餽一鷄必記豈有過
淮揚獨不書耿公理又其中云聞有耿運同者亦廉

當是前說虛耳

客坐新聞言李西涯程篁墩童時以神童被薦英廟試之云云非也當是景帝時事

天順日錄言宣廟初諸大臣唯黃福持正不阿命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圍碁曰臣不會着棋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以不會上不樂居數日勅黃福年老不煩以政實踈之也按三朝聖諭黃在淮漕文貞公薦之爲南京叅贊實委任耳且是時惟蹇夏二楊及胡忠安常入侍不聞有對奕之說似未可信也

野記言陳祭酒敬宗在留都豐城侯李隆留守公過豐城夫人卽公主也聞公飲量欲闕之竟日不醉按李隆乃襄城伯也雖督南京守備原無尚公主又豐城侯李彬子賢襲侯亦無尚公主

通紀言吏部尚書何文淵戶部尚書金濂加太子太保俱係於景泰元年非也二公者皆以三年易儲而加

通紀言擢監察御史韓雍爲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非也韓公還朝後遷浙江按察副使之任半歲以陳方洲薦遷今紀載於十四年土木之變前亦非乃景

泰元年事

英廟復辟張軌爲太平侯張輓爲文安侯按輓止封文安伯侯乃其追贈

景泰七年十一月丁卯以監察御史陳述薦處士吳與弼詔巡撫都御史韓雍禮聘赴京至天順元年始用忠國公石亨薦遣行人齎勅諭耳

宋楊尚書者致仕歸長安舊居爲鄰里侵占子弟欲訴以狀白公公不答第署紙尾曰四鄰侵我我侵伊畢竟須斯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吾蘇楊尚書者鄉里有侵其屋基者公不較作詩

與之曰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此此也不妨二公姓同官階同其事同雅量又同

菽園雜記言天順以前公侯伯都督管營者止稱坐營官總兵之名乃下人私相稱謂移文中無之其以總兵稱則近年始及內官汪直用事時邊方事皆會兵部與總兵官議則總兵之稱又出自今上矣丈量其時人當不誤但景泰中于肅愍奏議武清昌平侯俱稱總兵官勅書奏疏皆然恐不起自成化也所謂坐營者蓋十營偏將耳

枝山野記言張太后大漸乃召三楊於榻前問朝廷

尚何有大事未辨者士奇首對有三事其一建文君
雖已滅曾臨御四年當命史官脩其一朝實錄仍用
建文之號后曰曆日已革除之豈可復用對曰曆日
行於一時萬世信史豈可蒙洪武之年以亂實后納
之或曰請謚為神宗皇帝其二后亦首肯其三方孝孺已誅

文皇帝詔收其片言一字論死乞弛其禁聽令存而
傳之后默然未答三楊卽趨下叩頭言三事臣等謹
受顧命遂出按張太后遺詔今存未聞有此二事也

○枝山野記言景泰中劉學士儼典南畿秋試取江
陰徐泰爲解首泰本富室或以爲有私高閣老乃請

覆試上不可比泰等赴禮闈中旨特詔南畿五經魁
士入禁中覆試陳閣老徐步觀五士文章至泰微言
曰仍應以此卷爲首亦不知其識泰否也比拆封其
次一與原第符合乃仍賜泰爲解元劉公初大不平
欲扣閣力辨迨覆試乃已後劉沒有司議謚亦以此
事謚曰文介焉初高之請以于尚書王都御史二子
不第乘此爲之地耳旣而朝廷徇其意特命以二子
登科時目爲欽賜舉人按于肅愍止有一子冕已爲
府軍千戶是科陳方洲王千之俱在內閣二子不得
第上疏以徐泰事巉考官而高文義奏請覆試且言

陳王之非事始得解今祝氏移陳方洲之事於于肅
愍而又移二公之請於高文義不過欲爲外大父掩
飾殺于肅愍之惡耳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真斯人
哉且是北畿非南畿

野記又言大同宣府總兵定襄伯郭公登儒將也在
鎮時虜卒入寇公出戰偶被執虜欲加害公叱曰我
總兵也虜嚙指不敢動卽以皮帳臥公以垂四角以
木挺舁公往見酋長又與公夾騎而行公體肥重虜
以其不便於趨防護亦懈公忽縱身騰躍拉酋子隨
攘其時仍奪其馬乘之突圍疾馳還營虜遣千騎追
之不獲公之驍勇如此偉哉按實錄及定襄家傳並
無此事蓋記李將軍段褒公事而附會之耳

瑣綴錄言廷鞠于王少保日刑科給事中尹旻當衆
奮然攘臂拳踢于王二公且謂二姦臣正好毆識者
含笑明日有貞等徑陞旻通政叅議按尹直以旻爲
吏部擯斥不用怨之刺骨故爲此以謗毀耳不然此
豈隱慝秘事而朝野更無一人記之哉假令有此成
化三年後肅愍旣昭雪寧無有譏旻者

野記又言楊昌平俊范都督廣爲石亨所構誅皆非
其罪二人赴市英氣不挫楊尤挺勁云我提兵入援

何罪而殺我臨刑有縞而至者俊所狎妓高三兒也
慟而呼曰天乎忠良死矣奚以生為紉其元合於項
使其家收殮卽自經當時范廣楊俊雖為石亨所搆
誅然非同日也尋覩雙槐堂歲抄云楊俊誘執太監
喜寧以功陞右都督虜窺懷來俊調求寧兵往守奉
御黃整奏聞于謙惡其擅調請誅之上不問楊洪懼
禍奏請還京隨營操練既至謙併劾其守獨石馬營
喪師辱國之罪詔斬於市且載高九兒事同又謂俊
死後楊洪含痛而歿猶追其祿米家產蕩盡及考實
錄則俊為楊洪庶長子也于謙既論劾下獄尋復右
都督統京營兵洪薨後嫡子傑襲封俊復坐事下獄
降都督僉事傑薨無子俊復襲封侯景泰末復坐罪
革爵子珍襲天順元年 上以其為叅將時勒所部
閉門不迎 駕銜之復為太平侯張軌所構坐斬子
珍謫戍至成化初復指揮同知蓋雙槐歲抄尤失實
也

雙槐歲抄又言 宣廟東宮臣禮科給事中戴綸以
直諫忤 旨後官兵部侍郎下獄并諸父太僕卿希
文籍沒希文幼子下蠶室後至司禮監太監有聲即
懷恩也然懷恩係蘇州府人姓馬氏見實錄甚詳

鄭莊簡公作直文淵諸臣表云監察御史許士廉請
復三公府 高皇不聽然藍玉以涼國公領太傅此
言悞也洪武二十三年備東宮官屬宋國公馮勝穎
國公傅友德為太子太師涼國公藍玉曹國公李景
隆為太子太傅開國公常昇全寧侯孫恪為太子太
保非三公也恪故燕山忠愍侯興祖子莊簡於列侯
表亦不能詳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七十八

